

#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最富有更高意义的作家之一。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最富有更高意义的作家之一。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最富有更高意义的作家之一。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最富有更高意义的作家之一。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自强文库·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凌叔华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计蕾 编选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叔华/凌叔华著;计蕾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2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087-6

I. 凌… II. ①凌…②计… III. ①凌叔华-作品综合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5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76千字 4插页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定价:16.0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主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凌叔华

湖区杂记

(一)

故卿 有此好湖山

年，昔忆何可忘

总是相思不相见

月增画作画雨

(二)

重，登岸——畔湖光

幽径雨行羊木香

且作江南山水看

梦迴依稀是故卿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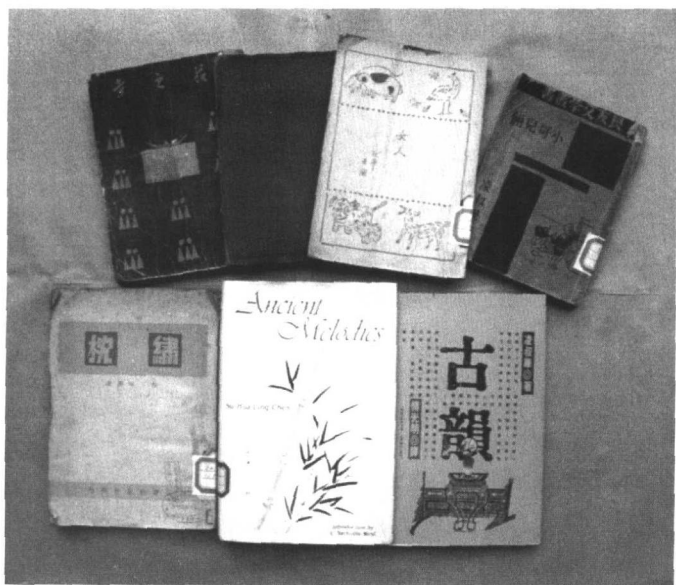
帆影/船过向白鸥

湖山并似在句卷，  
浮生、太空千古真

浮生、太空千古真

未忘果

《湖区杂记》手迹



凌叔华作品书影

11/25/09



### 凌叔华（1900-1990）

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本书收入了凌叔华的小说31篇、散文4篇、戏剧1部。其中短篇小说《酒后》，因描写女性大胆细腻的心理活动而一举成名；《绣枕》等表现的旧家庭中婉顺女性的苦闷，使人们“看见了世态的一角，高门贵族的精魂”，而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凌叔华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俩》等作品将儿童情态刻划得传神可爱，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 首批三十部书目

朱自清	曹 禺
叶圣陶	巴 金
萧 红	艾 青
萧 乾	艾 芜
茅 盾	郁达夫
王鲁彦	老 舍
李劫人	林徽因
何其芳	王统照
许地山	闻一多
凌叔华	沙 汀
彭家煌	徐志摩
张天翼	郭沫若
夏 衍	冰 心
鲁 迅	丁 玲
李广田	张恨水

本书编者	计 蕾
责任编辑	王 莹
装帧设计	阎志杰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

# 目 录

## 小 说

酒后 .....	1
绣枕 .....	7
吃茶 .....	12
再见 .....	19
茶会以后 .....	28
中秋晚 .....	34
花之寺 .....	44
太太 .....	52
有福气的人 .....	60
等 .....	68
说有这么一回事 .....	74
春天 .....	85

弟弟 .....	90
病 .....	98
绮霞 .....	108
疯了的诗人 .....	123
小刘 .....	143
李先生 .....	159
小哥儿俩 .....	168
送车 .....	180
杨妈 .....	191
搬家 .....	205
凤凰 .....	215
倪云林 .....	226
千代子 .....	233
小英 .....	243
异国 .....	249
写信 .....	257
一件喜事 .....	263
一个故事 .....	272
八月节 .....	282

## 散    文

登富士山 .....	295
爱山庐梦影 .....	304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	314
重游日本记 .....	322

## 戏 剧

- 女人 ..... 351
- 凌叔华小传 ..... 363
- 凌叔华主要著作书目 ..... 365

## 酒 后

夜深客散了。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那个女子忽站起来道：

“我们俩真大意，子仪睡在那里，也不曾给他盖上点。等我拿块毛毡来，你和他盖上罢。把那边电灯都灭了罢，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

“让我去拿罢。”男子赶紧也站起来说。

女子并不答言，转身已把毡子抱来，说：

“轻轻的给他脱了鞋子罢。把毡子打开，盖着他的肩膀和脚，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她看着那男子与那睡着的人脱了鞋，盖好了毡子，又说道：

“我们还是坐在这里罢。他一会儿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刚才说他不回家了，这里的大椅比他家的床还舒服多呢。”她说

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没味儿，他真可怜。”

男子仍旧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余一盏带穗的小电灯，很是昏暗；壁炉的火，发出那橘红色柔光射在他俩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里温度高，大放温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含笑道：

“采茗，我也醉了。”

“你不是说你没喝多少酒吗？”女子微笑说。

“我不是酒醉，这是被这些环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口——灵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它跳的多么快！”他说着便靠紧采茗那边坐。

采茗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随后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说：

“你还不认帐喝醉了呢。你听听你自己又把那些耳，鼻，口，目，灵魂，心等等字眼全数的搬出来了。只是你的脸不象子仪那样红，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没听见他的妻子说什么，仍旧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说：

“亲爱的，叫我怎样能不整个人醉起来呢？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到！平常在这样一间美好舒服的房子坐着，看着样样东西都是我心上人儿布置过的，已经使我心醉，我远远的望见你来，我的心便摇摇无主了。现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的是纯美之宫，耳中听的，就是我灵府的雅乐，鼻子闻到的——销魂的香泽，别说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儿比，亦嫌带些荷叶的苦味呢，我的口——才刚尝了我心上人儿特出心裁做的佳味，——哦，我还可以尝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非糖甜，似甘酒非……”

“够了，够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这些小说式的话来逗我。说话小点声音罢，看吵醒子仪。”

他拿他夫人的手热烈的嗅了几嗅，又抬头望着她道：

“你也有点醉罢？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说着他又靠近坐一些，“呀！不用讲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说不到眉呢？”

采茗今晚似乎不象平常那样，把永璋说的话，一个个字都饮下心坎中去，她的眼时时望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话止住永璋道：

“我的头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爱说话，你却滔滔不绝，不觉得渴吗？”

永璋余兴未尽，摇摇头还接续说：

“采茗，我说真话，眉的美也是很要紧的。可是平常初次见面的，看不到眉的好丑，这须在静夜相对的时候，才得到呢。唉，你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尽是拿我开玩笑。”她微耸双眉说着，转过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里敢？”他急忙分辩，用手轻轻扳转采茗来。“我现在赞美大自然打发这样一个仙子下凡，让我供奉亲近，我诚心供奉还来不及，那里敢开玩笑……我相信一个人外表真美的，心灵也一定会美。比如你的心灵，那一时不给我愉快，让我赞美。就这屋子说，那一样不是经你的手动使才被人赞美的。若是有人拿一个王位来换，不用说我这个爱人，就是这屋里东西，我一定送他进疯人院去。”

采茗此时似乎听而不闻的样子，带些酒意的枕她的头在永璋的肩上，望着那边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续说：

“哦，大后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点什么东西？你给我

这许多的荣耀和幸福，就今晚说一通晚，也讲不出百分之一来。亲爱的，快告诉我，你想要一样什么东西？不要顾惜钱。你想要的东西，花钱我是最高兴的。”

采荇听了，想了一想，后来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荇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象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荇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她答说：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

“请快点说，”永璋很高兴的说：“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一样。别说一秒钟，千万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一定不会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我只想闻一闻他的脸，你许不许？”

“真的吗，采荇？”

“真的！实在真的！”

“真的？那怎么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罢？”

“没有喝醉，我没有喝醉。我说给你听，我为什么发生这样要求，你就会得答应我了。我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因为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我永远没敢露过半句爱慕他的话。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

“他对我很赞你，很羡慕我。因为羡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没



理会。我也知道你很钦佩他，不过不知道你这样倾心。”

“小点声音。让我说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种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见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仪，文笔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语却不一定美好，只有他——实在使我倾心的，咳，他那一双都好！……我向来不敢对人提过这话，恐怕俗人误会。今天他酒后的言语风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烦闷情况——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又不由得动了深切的怜惜。……他真可怜！……亲爱的，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荇？”

“唔，也因为刚才我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她紧紧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应我。”

永璋面上现出很为难态度，仍含笑答道：

“采荇，你另想一个要求可以吗？我不能答应你……”采荇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他的话道：

“我信你是最爱我的，为什么竟不能应允我这要求？……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的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永璋连忙分说。

“我没有喝醉，真没醉，”采荇急急说道，“你得答应我，只要去 Kiss 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坚决的神气，答道：

“信不过你是没有的话，只是我觉得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